

想像土地最繽紛的樣子—謝鴻文訪談整理

採訪時間:2023.11.21 採訪地點:桃園遇見小王子書店

追尋族群的腳印：桃園豐富的人文風景

謝鴻文生於桃園，對桃園的發展與歷史極為熟悉。訪談間，他簡單梳理了桃園的歷史發展脈絡：「過去整個桃園就是以北閩南、南客家兩條主線並行，各自發展又有互相影響。」這樣有趣的人文風貌，形成桃園最基礎文化圖像。近年來人們開始注意到位於復興鄉的泰雅族，以及其他移居到桃園的原住民部落；此外，新移民的加入也受到重視。

謝鴻文提及在八德一帶，有許多來自馬祖的移民。1950 年代他們到本島尋找工作機會，當時八德是工業的聚集地，有許多紡織、瓷磚工廠，馬祖人便移居此地，將馬祖文化帶入了桃園；另外，桃園的眷村文化也是一個族群。目前桃園有三個眷村被保留下來，分別是：龜山的憲光二村、中壢的馬祖新村，還有大溪的太武新村，其他大多數都被改建或重新翻修。「桃園眷村有很有名的，比如說大溪的僑愛新村是蔣宋美齡出資去蓋的，而朱西甯一家都曾經住過僑愛新村。」謝鴻文說道。

正是這些族群與其文化特色，形塑了桃園的人文地景，而這樣的人文地景也呼應了全臺多元族群並存的現象。「最後，是少數的外國人士，在莊敬路、南崁一帶，因為結婚而定居於此。」至此，謝鴻文將桃園族群的多元風貌梳理完畢，他問道：「是什麼原因使他們不約而同的到了桃園？」謝鴻文期待未來這些故事能被挖掘、被陳述、被了解與認識，桃園的故事應該屬於我們每一個人。

乘風飛翔的軌跡：桃園兒童文學

謝鴻文從 1999 年開始接觸兒童文學，「林鍾隆老師，還有傅林統校長，兩位對我影響非常深。」謝鴻文表示，因為有機會與前輩一起討論兒童文學的淵源和脈絡，才知道原來桃園兒童文學如此豐富，創造多個「全臺第一個」的紀錄：第一本少年小說《阿輝的心》(林鍾隆)、第一本現代的客語兒歌(馮輝岳)、第一本

兒童詩刊《月光光》(林鐘隆)，並在 1980 年代創下四位作家同時得到金鼎獎的紀錄，且全部都是兒童文學。這些輝煌的紀錄，為桃園兒童文學帶來蓬勃的發展，謝鴻文也在這樣的背景下成了推廣研究兒童文學的其中一員。

林鐘隆老師過世後，謝鴻文與志工們成立了「林鐘隆兒童文學推廣工作室」，並一直持續到了現在，主要以與在地書店、獨立書店、圖書館或是社區、民間單位合作，活動期間都沒有向公部門申請補助，謝鴻文笑笑地說，「我們志工都貼心，就是大家去做事情都是無酬啦！」此外，謝鴻文也參與攝影劇團，推廣兒童戲劇，過程中他發現了兒童戲劇的困境：「臺灣劇本人才稀少，且整個戲劇學院對兒童戲劇的重視度也不高。」臺灣兒童劇團多由成人劇組人員組成，少數才是真的從國外修成兒童戲劇的專業劇組。

對於戲劇教育，謝鴻文認為新課綱中的表演藝術課程依然會因為人才不足而被忽略：「如果學校有自覺的話，可能會跟外面兒童劇團合作，補足在戲劇教育的專業。」此外，謝鴻文也呼籲，無論形式如何呈現，文學教育最終還是要與文學扣合，不該顧此失彼、本末倒置：「好比說改編一部文學作品的戲劇，在演出之前，能不能通過讀書會先去認文學文本？讓戲劇本身與文學有比較緊密的結合。要不然只是用花招去做跨領域的形式，反而離文學更遠。」最後，謝鴻文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日前開辦了一個私塾課程，專門培育成人創作人才。他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兒童的天下，也是大人親近孩子的途徑，「所以大人也要懂兒童文學。」不僅能讓兒童文學擁有更多不同的視角和刺激，也能更加認識孩子的心理活動，謝鴻文說道：「至少我這邊的方向是這樣，可能和其他童書店不一樣。」

讓生命記憶傳承下去：桃園文學館願景

桃園的文藝社團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，當時以古典文學為主，都是詩社，例如，以文吟社、桃園吟社。這兩個古典詩社都還在，但平日活動不多與民眾有距離，幾乎是銷聲匿跡；而戰後比較重要的文學團體是「桃園縣文藝作家協會」組成成員大多來自軍中作家、畫家，與當時臺灣省的文藝作家協會，幾乎是同一個脈絡。曾經辦過活動，也出過刊物，但依然沒有把文學與民眾間的距離拉近，之後漸漸

沒落。2003 年之後「桃園縣兒童文學協會」成立，然而隨著前人的離去，協會也逐漸沉寂。

謝鴻文表示，以前桃園大多的文藝結社都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，直到近十年才慢慢有了整合與串聯。「不同的團隊，大家的專業領域不一樣，可以給彼此不同的想法跟刺激，也可以在彼此既定的推廣方向中，偶爾加入一些文學，讓文學可以在不同的場域、團體、民眾之間被注意到。」謝鴻文說道：「鍾肇政文學院區就是最好的例子。」從荒廢的日式宿舍到以年輕人為主的文創的聚落，重新帶動了社區創生。

整合前述，謝鴻文對文學館的願景，除了讓文學與進入民眾視野，也期望能文學館能善用功能，長期培育創作人才，促進桃園文學繁榮。同時，他也鼓勵館內互動創新，不要侷限在現代的 AR、VR。「現在戲劇界，有一個應用戲劇的模式，叫博物館劇場」謝鴻文解釋，這樣的模式在歐美很流行，近幾年也被引進臺灣。這是一種透過戲劇實現沉浸式的導覽，換句話說，當戲劇開演時，每位觀眾也會變成這齣戲的演員，與表演者共同經歷。訪談尾聲，謝鴻文分享了自己到日本參觀紀念館的經驗：「這個紀念館很有趣，在無預期的狀況下就會出現一隻小狐狸，只要你熟悉他的作品，就會覺得哇！有一種驚喜感。我最怕的是弄了很多視覺互動，結果沒有拉近文學的距離，就是為玩而玩。」問到對文學館未來的主題發想，謝鴻文則建議「如果現在已經有主題了，可以一步一步落實」把繽紛的想像留給未來。

後記：桃園文學館的目標建議

1. 加強文學館與民眾的在地連結，培育創作人才。
2. 文學館的功能需要相匹配的能力或專業人才，這些都要考慮進去。
3. 多多利用現成的資源與素材，活化原本就存在的書籍或故事等。